

格致·格尔尼卡

#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 什么也别 说

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美]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著 熊依旆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格致·格尔尼卡

## 什么也别说

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美]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著 熊依依 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版权信息

---

什么也别谈：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著；熊依旆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7

（格致·格尔尼卡）

ISBN 978-7-5432-3243-3

I.①什... II.①帕...②熊... III.①北爱尔兰问题研究 IV.①K8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93360号

责任编辑 贺俊逸

封面装帧 菜瓜布合作社

Say Nothing: A True Story of Murder and Memory in Northern Ireland

by Patrick Radden Keefe

Copyright © 2019 by Doubled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21

by Truth & Wisdom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21-0409

格致·格尔尼卡

**什么也别谈：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

[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著

熊依旆译

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5

字数 363, 000

版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3243-3/K·213

定价 82.00元

# 目 录

---

[版权信息](#)

[序言 珍藏室](#)

[第一部 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

[一 绑架](#)

[二 艾伯特家的女儿](#)

[三 撤离](#)

[四 地下军队](#)

[五 圣犹大之路公寓](#)

[六 敢死队](#)

[七 小个子准将](#)

[八 裂杯子酒吧](#)

[九 孤儿](#)

[十 弗雷德们](#)

[第二部 人类的牺牲](#)

[十一 封锁英格兰！](#)

[十二 贝尔法斯特十被告](#)

[十三 玩具推销员](#)

[十四 终极武器](#)

[十五 俘虏](#)

[十六 发条娃娃](#)

[十七 有为剧团](#)

[十八 血色信封](#)

[十九 蓝丝带](#)

[第三部 最后的审判](#)

[二十 秘密档案](#)

[二十一 在边缘](#)

[二十二 叛徒](#)

[二十三 沼泽女王](#)

[二十四 交织的谎言](#)

[二十五 最后一把枪](#)

[二十六 神秘无线电](#)

[二十七 波士顿录音带](#)

[二十八 意外死亡](#)

[二十九 这是过去](#)

[三十 未知](#)

## [附录](#)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 序言 珍藏室

2013年7月

约翰·J.伯恩斯图书馆是一幢宏伟的新哥特式建筑，坐落在树木繁茂的波士顿学院校园。其石筑的尖顶和彩色玻璃使之看上去酷似一座教堂。为了给因爱尔兰土豆饥荒而逃难至此的穷苦移民子弟提供教育，耶稣会的会士们创立了这所学府。<sup>[1]</sup>随着波士顿学院在后续一个半世纪中逐渐发展兴盛，它一直与故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伯恩斯图书馆坐拥25万册藏书和约1600万份手稿，论及爱尔兰政治与文化历史文物，其广泛而全面的收藏堪称全美之最。多年前，一名图书管理员企图将1480年印刷的出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一篇短文卖给苏富比拍卖行，<sup>[2]</sup>结果被捕入狱。图书馆热衷于购买贵重古物的名声日渐高涨，以致一位继任校长曾不得不亲自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sup>[3]</sup>当时有一名爱尔兰盗墓者试图向他出售一些偷来的墓碑，上面刻有古代拉丁十字架，以及复杂精细的环形图案和碑文。

伯恩斯图书馆里最为稀有贵重的物品，保存在一个名为“珍藏室”的特殊密闭空间内。那是一个防范严密之地<sup>[4]</sup>，配备有精准的空调装置和最先进的灭火系统。室内由监控摄像机监控，且只能在一个电子板上输入密码并转动一把特殊的钥匙后才能进入。离开时需要对这把钥匙进行登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指定人员才能享此特权。

2013年的一个夏日<sup>[5]</sup>，两名侦探跨入了伯恩斯图书馆。他们并非波士顿侦探。事实上，他们效力于贝尔法斯特的北爱尔兰警察局重案部，刚刚乘飞机抵达美国。他们从彩色的玻璃窗下穿过，向珍藏室走去。

两名侦探此行是为了取得一些秘密档案，这些档案在珍藏室已保存将近十年。其中有包含语音记录的迷你光盘<sup>[6]</sup>，还有许多文本。波士顿学院的图书管理员本可以帮侦探们省却此行，直接将档案邮寄至贝尔法斯特。然而这些录音里藏着敏感而危险的秘密，获得这些资料后，两名侦探的处理十分小心谨慎。现在，这些录音正式成为了一起刑事诉讼案的证据。这两名侦探正在调查一桩谋杀案。

# 第一部 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

## 一 绑架

琼·麦康维尔失踪的时候38岁。<sup>[1]</sup>她人生中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不断地怀孕和恢复生产中度过的。她生养了十四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夭折。剩下的十个孩子中，最大的安妮20岁，最小的是6岁的双胞胎比利和吉姆，他们有一双讨人喜爱的眼睛。<sup>[2]</sup>要担负十个孩子的生活——更不用说给予他们关爱——是一件看似无法承受的壮举。但这是1972年的贝尔法斯特，庞大而难以驾驭的家庭随处可见。所以琼·麦康维尔并非在寻求奖赏，而她也未曾获得分毫。

相反，丈夫亚瑟的离世令她的生活雪上加霜。在一场受尽折磨的疾病后，亚瑟突然撒手人寰，留下她孤身一人——一个领取微薄抚恤金的寡妇，没有自己的工作收入，还要照顾所有的孩子。巨大的困境令她感到气馁，情绪起伏不定。她多数时间待在家里，靠几个大孩子看管弟妹，自己则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仿佛为了不在迷茫中倒下。琼思考着她的不幸，并努力为未来做打算。然而，麦康维尔家族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一家人最近从亚瑟度过人生最后阶段的公寓中搬离，住进了帝维斯公寓里一间稍大一点的寓所。帝维斯公寓阴冷而潮湿，是位于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处庞大而笨拙的房屋建筑群。那是一个寒冷的12月，整个城市淹没在傍晚的黑暗中。新寓所的炉子还没通电<sup>[3]</sup>，于是琼让15岁的女儿海伦去当地一家外卖店买一袋炸鱼薯条回来。趁着一家人等海伦回来的空当，琼泡了一个热水澡。如果家里有年幼的孩子，有时你只能把自己关在浴室才能寻得片刻清静。琼身材娇小，苍白的肤色映衬着精致的面容，黑色的头发总是扎在脑后。她潜入水里就这么待着。正当她皮肤通红地从浴缸里出来的时候，有人敲响了前门。<sup>[4]</sup>当时大概7点钟，孩子们以为一定是海伦带着晚餐回来了。<sup>[5]</sup>

可他们刚把门打开，就有一群人闯了进来。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麦康维尔家的孩子谁也无法断定到底有几个入侵者——大概有八个人，但也可能是十个或者十二个。<sup>[6]</sup>他们有男有女，一部分人戴着大绒帽遮住了脸，其他人头上套着尼龙长袜，这让他们的面孔扭曲得如同恐怖面具。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人持枪。<sup>[7]</sup>

琼穿着衣服出来了，受惊的孩子们围了上去。其中一个男人低声说道：“把外套穿上。”这些闯入者试图把她拉出寓所，她剧烈地颤抖起来。“发生什么事了？”<sup>[8]</sup>她愈发恐慌地问。就在这时，孩子们变得歇斯底里。<sup>[9]</sup>11岁的迈克尔拼命抓着妈妈，比利和吉姆抱着她嚎啕大哭。一伙人试图安抚这些孩子，说他们会把琼带回来，他们只是要跟她谈谈，过几个小时就把她送回来。<sup>[10]</sup>

16岁的阿奇是当时家里最大的孩子。他问那伙人，是否能陪着妈妈去他们要带她去的地方，团伙的成员同意了。琼·麦康维尔穿上了一件粗花呢大衣，戴了一块方头巾。小孩子们则被带到了其中一间卧室里。入侵者一边领开孩子们一边跟他们说话，向他们做出直率的保证——并且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有两个男人没有戴面具，迈克尔·麦康维尔惊恐地发现，要带走他妈妈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他的邻居。<sup>[11]</sup>

帝维斯公寓像是埃舍尔画中的一场噩梦——密集的混凝土楼梯和过道，以及过度拥挤的公寓大楼。电梯频繁出故障，琼·麦康维尔被那伙人粗暴地带出了公寓，穿过一条走廊后步下楼梯。通常，即便在冬天，晚上也会有人在周围活动——孩子们在过道里踢球，或者工人们下班回家。但阿奇注意到，那晚的公寓楼群里空旷异常，仿佛事先被清理过一般。没有人能够打招呼示意，也没有邻居能发出警报。<sup>[12]</sup>

他紧挨妈妈走着，她也紧紧挽着他的手臂不愿放开。<sup>[13]</sup>但在楼下，有人数更多的一伙人正等待着。他们多达20人，穿着随意，戴着

蒙面的大绒帽。其中几人手里拿着枪，一辆蓝色大众货车停在路缘上。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男人突然推了阿奇一把。他举起手枪，枪上暗淡的微光划过黑夜。他将枪口抵住阿奇的脸颊，小声道：“滚！”<sup>[14]</sup>阿奇僵住了，他能感觉到冰冷的金属嵌入皮肤。他极力想要保护妈妈，可又能怎么办？他只是个孩子，寡不敌众，手无寸铁。他不情愿地转身踏上了楼梯。<sup>[15]</sup>

二楼的一面墙上，有许多垂直板条打出的孔。麦康维尔家的孩子们称其为“鸽子洞”。透过这些孔洞，阿奇注视着妈妈被捆上了车，接着那辆货车离开帝维斯公寓后消失了。后来他才猛然明白，那伙人根本无意让他陪着妈妈——他们不过是在利用他将琼带出公寓。他站在极度的寒冷与寂静中，试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他现在又该怎么做。然后他开始返回寓所。妈妈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好孩子们，等我回来。”<sup>[16]</sup>

## 二 艾伯特家的女儿

当杜洛尔丝·普赖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最喜欢的圣徒是殉难者。杜洛尔丝有一位笃信天主教的姑妈<sup>[1]</sup>，她总是说：“为了上帝和爱尔兰。”对于家里其他人而言，爱尔兰则排在前面。杜洛尔丝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贝尔法斯特，她每天都尽职尽责地去教堂。但她留意到父母并未这么做。大概14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宣布：“我再也不去做弥撒了。”<sup>[2]</sup>

“你必须去。”她的妈妈克丽茜说。

“不，我不去。”杜洛尔丝回应。

“你必须去。”克丽茜再次说道。

“听着，”杜洛尔丝说，“我会出门在那个角落里站半个小时，然后对你说：‘我去做过弥撒了。’但那是骗你的。”

她很固执，小时候也一样，于是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普赖斯一家住在一间半独立式的小廉租房里，位于安德森斯顿一条名叫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的街上，倾斜的街道井井有条。<sup>[3]</sup>她的爸爸艾伯特是一名家具商，狭小的客厅里摆放的几张椅子都是他做的。<sup>[4]</sup>一般人家通常会把家庭假期里拍的喜庆照片放在壁炉上作为装饰，然而普赖斯一家摆放的却是监狱里拍的快照，并且他们对此引以为荣。<sup>[5]</sup>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都狂热地投身于爱尔兰共和主义事业。他们相信，数百年以来，英国人一直是爱尔兰岛上的一股入侵势力，而爱尔兰人有责任利用一切必要手段将他们驱逐出境。

杜洛尔丝小时候会坐在艾伯特身上<sup>[6]</sup>，他会给她讲故事，告诉她自己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以童子军的身份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他年少时如何前往英格兰实施了一场炸弹袭击。他没有钱修补破损的鞋底，于是在鞋里垫上硬纸板，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斗胆向大英帝国发起了挑战。<sup>[7]</sup>

艾伯特身材矮小，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指尖满是烟草熏染的黄渍。<sup>[8]</sup>他常常讲述那些故去已久的爱国者的英勇传说。杜洛尔丝有一个哥哥达米安和一个姐姐克莱尔，但和杜洛尔丝最亲的是妹妹玛丽安。为了让他们高兴，他们的爸爸会在睡觉前给他们讲述自己曾经在德里越狱的故事。他是和另外20名囚犯一起逃走的，他们事先挖了一条直通监狱外的地道。<sup>[9]</sup>为了掩盖他们逃跑的动静，有一名囚犯吹起了风笛。<sup>[10]</sup>

艾伯特会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诫杜洛尔丝和她的兄弟姐妹，调制简易炸药最安全的方式是用木碗和木质器皿。绝对不能用金属材料！因为“一丁点火星就会要了你的命！”<sup>[11]</sup>他喜欢追忆被英国人处以绞刑的挚爱的战友。成长的过程中，杜洛尔丝以为这是世界上再平常不过的事，她以为每个孩子的父母都有被绞杀的朋友。<sup>[12]</sup>父亲讲的故事如此扣人心弦，有时她会听得不禁打起寒战，浑身鸡皮疙瘩。<sup>[13]</sup>

家里的每个人都或长或短地蹲过监狱。克丽茜的妈妈，也就是孩子们的外婆多兰，过去是爱尔兰共和妇女会（Cumann na mBan）的成员。她曾因企图夺取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一名警员的执勤武器而在阿马监狱服刑三个月。<sup>[14]</sup>克丽茜也曾加入爱尔兰共和妇女会，并和三个姐妹一起被关进阿马监狱。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她们身上戴着“被禁的徽章”，即复活节百合——一些橙色、白色和绿色的小纸花。<sup>[15]</sup>

普赖斯一家人谈论起过去很久以前发生的苦难的时候，总仿佛那就是上个星期的事，这在北爱尔兰很普遍，因此你很难确定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最初究竟因何而起。对于普赖斯一家简单提到的“起因”，确实让人很难想象在那之前的爱尔兰究竟是怎样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几乎并不重要，因为它一直在那儿。它早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异，它先于新教的创立。事实上，你可以回溯到将近一千年前，12世纪的诺曼入侵者为了寻找可攻占的新土地而驾船越过爱尔兰海<sup>[16]</sup>；或者至16世纪的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宣称英格兰彻底征服了爱尔兰；抑或追溯至17世纪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移民至此的新教徒，他们建立了一套庄园制度，将说盖尔语的当地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佃户和仆人。

但在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这户人家，这个长篇故事里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篇章，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起义中，一群爱尔兰革命者占领了都柏林的邮局，并宣布一个自由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成立。杜洛尔丝是听着起义中那些充满魄力的英雄们的传说长大的，其中包括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帕特里克·皮尔斯，他是一位敏感的诗人。“爱尔兰人民世代代维护着他们民族自由的权利。”<sup>[17]</sup>皮尔斯在邮局的台阶上如是宣称。

皮尔斯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他被血祭的理想深深吸引，甚至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幻想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去。<sup>[18]</sup>他开始相信流血是一件有着“净化”作用的事。<sup>[19]</sup>皮尔斯赞扬过去如耶稣般死去的爱尔兰殉道者<sup>[20]</sup>，并在起义的几年前写道：“地球衰老的心脏，要用战场的红酒来温热。”<sup>[21]</sup>

他终于如愿以偿。在短暂的荣耀之后，都柏林的暴动遭到英国政府无情镇压。皮尔斯被送至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最终和14名战友一起被枪决。<sup>[22]</sup>爱尔兰独立战争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后来这座岛屿在

1921年被一分为二：南部的26个郡作为爱尔兰自由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北部剩余的6个郡则继续由大不列颠统治。正如其他忠诚的共和派一样，提到他们恰巧居住的地方时，普赖斯一家并不称其为“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而是称之为“爱尔兰北部”（the North of Ireland）。当地人的言谈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话题，就连专有名词也可能带有政治色彩。

对殉难的崇拜有其危险性。根据《旗帜和徽章法案》，北爱尔兰的纪念仪式有着严格的规定。<sup>[23]</sup>北爱政府对于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十分担忧，就连民众展示爱尔兰共和国三色国旗的举动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小时候，杜洛尔丝会在复活节穿上最好的白色连衣裙，在胸前别一朵复活节百合，手挎一篮鸡蛋，以此纪念失败的叛乱。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仪式，如同加入一个秘密逃犯的联盟。看到有警察过来时，她知道要用手把百合遮住。<sup>[24]</sup>

但是，她对于献身共和事业可能付出的个人代价丝毫不抱幻想。艾伯特·普赖斯从未见过自己的第一个孩子。<sup>[25]</sup>那是他的大女儿，在他坐牢时于襁褓中夭折。杜洛尔丝的姨妈布蕾迪是克丽茜的三个姐妹之一，她年轻时参加过共和斗争。在1938年的一次事件中，当布蕾迪正帮忙转移一处隐藏炸药时，炸药突然爆炸<sup>[26]</sup>，布蕾迪双手手腕以下全部炸碎，同时她面部毁容，并且永久失明。事情发生的时候，她27岁。

虽然医生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布蕾迪姨妈挺了过来。然而由于伤残十分严重，她余生都将需要别人的照顾。<sup>[27]</sup>如果没有人帮忙，在没有双手和双眼的情况下，她既不能换衣服也不能擤鼻涕，也做不了多少其他事情。布蕾迪经常待在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家中一连好几天不出门。如果说普赖斯一家怜悯她的遭遇，那也比不上他们对她的钦佩之情，因为她为了理想不惜付出一切。<sup>[28]</sup>布蕾迪出院后住进